

《戏续水浒新传》

出版说明

《戏续水浒新传》的作者嘉鱼，本名钟吉宇。本书是从上海《海闻报》连载的张恨水的《水浒新传》第四十六回接写起，写至第六十回止，在上海《吉报》上连载，时间为 1942 年 3 月——1943 年 3 月，未出过单行本。当时连载时，仍名为《水浒新传》，属名为“张恨水著，嘉鱼戏续”。为了同张恨水的《水浒新传》区别开来，我们取名为《戏续水浒新传》

目录

出版说明·····	(1)
续貂小引·····	(4)
第四十六回·····	(8)
杨雄殉义馆陶城 燕青火烧商河渡	
第四十七回·····	(21)
玉麒麟议取大名 李宣抚起兵怀庆	
第四十八回·····	(30)
卢俊义死战马陵关 林教头大闹黄花岭	
第四十九回·····	(53)
刘副使兵败走间道 林教头临死用奇谋	
第五十回·····	(75)
大塔山关鲁破金兵 狮子岭卢史全忠孝	
第五十一回·····	(92)
青面兽中途得消息 霹雳火汾州战金兵	
第五十二回·····	(110)
张知州衙内尽忠 霹雳火城郊死难	
第五十三回·····	(117)
孔明孔亮失介休 李应杨志战汾水	

第五十四回·····	(128)
中敌计双雄决死战	
弃汾州武二渡汾河	
第五十五回·····	(141)
公孙城中定密计	
武松河上阻金兵	
第五十六回·····	(160)
张叔夜父子勤王	
宋公明弟兄匡难	
第五十七回·····	(170)
张伯奋议取朱仙镇	
呼延灼鞭打五毒龙	
第五十八回·····	(191)
示直道降番效死	
冲贼阵豪杰尽忠	
第五十九回·····	(228)
破番营六君子就义	
奏封事一豪杰面君	
第六十回·····	(250)
失水虬龙忠臣绝食	
离群孤雁义士归林	

续貂小引

张恨水先生在《新闻报》发表之《水浒新传》，连续刊登，几两易寒暑，今以交通阻碍，续稿未能邮寄到沪，以致中辍，读者憾焉。询之《新闻报》，则云俟续稿寄到，即当恢复刊登，而何时可到，尚无确期，同好者均急不能待，戏商诸余，烦为续撰，余窃期期以为不可。盖恨水今固健在，且非绝意不作。其作《新传》也，必自有其机杼，非他人所能测，即非他人所能续，此其一也。事既未得独鹤谔声恨水诸先生之同意而辄为妄续，不仅掠美，亦非交友之道，此其二也。余之作风，与恨水初不尽同，佛头着粪，东施捧心，其丑恐有甚于狗尾者，合之未免两伤，此其三也。诸同好者不听，强黼不已，且预于本报，露布其事，使余之坚执以为不可者而终不获已。立人若梅诸先生，以为事关本报信誉，苟不续作，实无以对读者。于是余乃不得不于仓卒中读恨水先生所作，戏续其书。然有必须声明者，则以事属游戏，如恨水独鹤谔声诸先生以为不可，当随时停止写作，以重友谊。（发表时不署真名者，恐他人以盗名见讥耳，非恐开罪于诸先生也。）

恨水居北方甚久，于其地山川形势，风俗人情，皆曾目睹，非向壁虚构者可比。即地名、官名亦多根据宋史。惟以宋江等为指挥使一节，则稍有误会。盖宋制仅京师殿前司有都指挥使、副都指挥使、都虞候、指挥使等官，其各州但有州将、副将、军监、团练使、防御使等官，又有钤辖、都监等官，皆以知州兼任。明制，各州始有指挥使。盖恨水作是传，在旅次无可参考，故未订正耳。余之戏续，一仍其旧者，以官名稍异，事属小节，而《水浒传》中其误处亦不一而足，试以《宋史》职官志，《文献通考》诸书所载者，一一对校，即可知其大概。窃

意此或圣叹为明末清初之人，于点窜是书时，以私意改之，遂多有类于明制者，非原作然也。今苟一一为之厘正，则读者必致反觉生疏，是以宁置而不论，非忽之也。（又燕云十六州者，幽、蓟、瀛、莫、涿、檀、平、顺为山前八州，新、妫、应、朔、蔚、儒、武、云为山后八州，而易州不在其列。今以易州拦入其中者，亦误也。）

续貂小引（下）

小说家用史，初不必尽与史合，但取大节不背于史而已。恨水之《新传》，其用史处，实较本传为多。以本传所写皆琐事，史所不书，《新传》所写皆大事，为史所必录故也。而究其实，则与史参差者颇多，试举数例：

射御林军事，非为其拥塞道路也，乃为其攀留车驾耳。史云：童贯将亲军自太原还，适上皇南幸，贯即以是军自随。上皇过浮桥，卫士攀望号恸，贯惟恐行不速，使亲军射之，中而踣者百余人，道路流涕。此节极悲壮，有如此可用之兵，而不能用于童贯内之射难民形容之，似未足饜读者之心。如能先写杨雄、史进见车驾过，及御林军号哭挽留，愿效死一战，而童贯命亲军射之，史、杨等悲愤，然以碍于车驾，不敢有所举动。其后又见童贯内射难民事，始如火燎原，怒一发而不可遏，则神采当更佳也。（钦宗后亦背李纲而行，为李纲所见，苦谏，问卫士，皆云：愿死守。及钦宗因纲言而感悟，六军大悦，皆拜伏呼万岁，此节足为前两事渲染。有如此可用之兵而不能用于童贯内之射难民，此所以两帝终于蒙尘也，惜乎亦未写入。）

《新传》写何灌甚忠勇，其从滑州败退，亦只一二语，盖为贤者讳之意。然考之于史，则何灌战死虽实，而实无智勇，史云：“河南守桥者，望见金兵旗帜，烧桥而遁。河北、河东路制置副使何灌，帅兵二万，退保滑州，亦望风迎溃，官军在河南者无一人御敌，金人遂取小舟以济，凡五日，骑兵方绝，

步兵犹未渡也。旋渡旋行，无复队伍。金人笑曰：‘南朝可谓无人，若以一二千人守河，我岂得渡哉？’遂破滑州，何灌奔还。”据此，则何灌若能坚扼河南，岂有围城之祸？《新传》避而不书者，以一写何灌之弃河南滑州，则后文难于着笔也。余谓此亦不难先写何灌庸懦，见宋室危殆之由。后写水浒诸雄之英勇，以激起何灌之忠勇，缙城战死，则写何灌，即是写水浒诸雄。写何灌之忠勇，而益见水浒诸雄之忠勇，笔笔写何灌，却是笔笔写水浒诸雄，此所谓烘云托月法也，既不背史，文亦精彩，又惜乎《新传》之曲为回护，于是写何灌，只是写何灌，而与水浒诸雄无涉。又写何灌能用水浒诸雄，而非水浒诸雄影响何灌，是何灌反为主，水浒诸雄反为宾矣。此作历史小说之所以难也，以恨水之笔，决非不知，亦非不能，其所以如是写者，殆别有意乎？（余之论，乃专就小说言也。）

宋代所谓黄河，其下流河道，与今日不同。今之黄河，经过广武山北，仍向西流，至铜瓦厢，始折向东北流，经河北山东，至利津县入海。宋代之黄河则不然，经广武山北，即折而东北流，经延津、滑州之北，（此即何灌所守滑州。史云：“金兵流河，遂破滑州，何灌奔还。”）以今日之兴图考之，则滑州即今滑县，在黄河以北百余里，必疑史书误记矣，不知滑州在宋代，实在河南也。唐代黄河，经滑县北，即向东流，经今仆阳东流，渐向东北，至天津入海，故唐、宋黄河，自滑以上，并无变迁，自滑以下则不同。唐元和八年，郑滑节度使薛平，以滑州多水灾，其城西去黄河止二里。（黄河系从西南方来，流经滑城西北，再东折，又徐向东北。每夏雨涨溢，则浸坏城郭。请开古河，分水力。盖自宋以前，记滑事，皆在河南，不在河北也。）越大名东南，而东北至天津入海。其故河道，即今日之卫河，故临清馆陶，皆在黄河之东南，并不在黄河之北。恨水于卢俊义东走时，入临清，不云渡河。读者必误以为在黄河之北。余今所续虽属戏笔，然于此等处不敢苟且，故于大名

金兵来馆陶，必须渡河，读者幸勿以为系作者笔误也。

《新传》原作，似以临清在黄河以北，故谓可为大名威赫，今实在黄河东南，则兴大名，有黄河阳隔，正可各阻黄河而守，形势顿异，则于布局用笔之处，不能不稍加改张。因不加改张，则其结果必致尽失原作者之结构之匠心也。

或读至此，以为既于官制，悉仍其旧，何故于兴地，则又独加以改正。余曰：此两事似一例而实不同。临清在黄河东南，前书未进，充其极，不过一漏笔，今不妨补。（原作者已云：临清在河边，则早已点明，今再加以叙明，并无妨碍。盖今之黄河，在临清南一百五十里，不可云洒边也。既云临河，则其为古之黄河，而非今之黄河可知矣。）官制则不然，前作者已屡予以大书特书矣，且书不止一书矣，若勿加改称，必使读者不解。故前者似不必补而可以补，后者似应改而不能改也。（如卢俊义之都指挥使，宋代除京师殿前司外，无都指挥使官。且都指挥官皆甚高，非一新进武臣所能得也。）

第四十六回

杨雄殉义馆陶城

燕青火烧商河渡

杨雄到馆陶城省看过了，没甚可疑之处，却自寻思道：“防人之心不可无，虽然王全投降是真，却也不可入城，等明日天明，却是入城未晚。”当下就在城外扎营，却放王全等人去，料理县政。更鼓棚内起了初更，一众兵校，却才吃了城内百姓犒劳的酒肉。因没甚厮杀之事，俱各安睡，等到明早入城。二更向尽，宋营之中，全都睡的甚熟。杨雄吃了几碗酒，坐在庙中，伏案假眠。忽听得城内一声号炮，四面金鼓大震。杨雄大惊，急忙提了枪，叫醒几个亲随，赶紧鸣锣击鼓，惊醒兵校，个个从睡梦中跳起，拿着兵器，等候厮杀。杨雄寻思：“胡骑要把庙团团围住，放一把火，俺被困在庙内，布不得阵，却怎地厮杀，却不是个死？”思量一番，便提枪上马，领着一千五百兵，走出庙外布阵。这时正是五月天气，却是东风瑟瑟，并不炎热。杨雄等来到庙外，却见城外城内，静悄悄的不见一人。天上繁星辅月，四野丛树迎风。杨雄心疑：“难道是俺错听了？”

正在踌躇，忽听得西北角上，金鼓大震，杨雄急忙命官兵分作两队，左队防城内有金兵冲出，自己领着右队，布成阵势，单等贼兵到来厮杀。布置刚定，忽然西南角上，一彪骑兵，直冲将来。杨雄大惊，急忙传令左队再分兵抵御，用箭向骑兵乱射。那骑兵在月光之下，忽然散作数大队，结成一个大阵势，如漫山遍野而来。官兵要改变阵势，已来不及。金兵已如风驰

电掣般杀到前面。手里各挺着长枪，向官兵乱搠。杨雄这一千五百兵，原是新来投效的零星队伍，没甚训练，被骑兵一冲，立不住阵脚，顿时四散，杨雄一见，气满胸膛，大叫一声，自己领着一枝右队，杀将回来。提着枪，一马当先，来抵敌金兵。只见数十骑金兵，两员番将，拥着一骑马，那马上的人，月光之下，照的亲切，正是馆陶县王全。那王全一见杨雄，便高声喊道：“杨将军且住，下官有话说。”杨雄已识破是王全诈降之计，怒不可遏。大骂道：“你这狗头，直恁无耻？你一般也是个官，皇上有甚亏待你，却敢来行苦肉计，诱我到此？俺今天不杀你，誓不为人！”王全拱手道：“将军息怒，且听下官说。”杨雄不知他要说些甚话，却自忍着怒气，听他说着。

这时两军俱各按住阵脚，听王全说话。王全却不慌不忙，向杨雄又拱一拱手道：“杨将军，你今已中了下官之计，身入险地，四面全是金兵，要得一人一骑回去，却也休想。何不趁早投降北朝，也好图个下半世富贵。却不强如死在这里？况且现今赵官家宠信奸臣，没甚分晓，一片糊涂。你便死了，有谁正眼觑你？却落得叫人耻笑，好没计算。单拿下官说，只是一个泼皮，顺了大金；也做了县令，似将军这般人物，岂不衣紫腰金？”杨雄一听此话，真个黑须倒竖，虎眼生烟，大声喝道：“你是甚么鸟人，直恁无耻！”说着，挺枪便刺。一个明晃晃的枪尖，向王全当胸直刺过去。王全吓的倒退不迭，啊呀一声，仰面倒在马上，幸亏两旁番将挺架住。杨雄见一刺不着王全，把一股怒气，全泄在番将身上，收回枪，又一枪向左边一员番将刺过去，那番将又忙着用枪架住。右边那番将见了，急忙挺向杨雄便刺，杨雄侧身闪过，那番将一枪刺了个空，想收回那枪时，杨雄早顺手抽出腰边悬挂的单鞭，向着他枪杆上打过去，震的那番将虎口裂开，一杆枪打落在地。左边那番将想上前相救时，又被杨雄一枪杆逼住。右首那番将一见不灵敏，回马想走，却被杨雄赶上一步，一鞭打落马下。背后官兵，争着上前，

想来割取首级时，金兵早一拥而上。金兵都是骑兵，官兵虽然勇悍，怎地有马那般快？这一霎时，那番将早被骑兵救回。左边那番将见同伴死了，不觉胆寒，慌忙用枪一招，叫兵士向前冲杀。那金兵阵中一声胡笳，数百骑马，便如排山倒海般冲将过来。官兵都是步兵，不及闪避，被骑兵冲倒的不计其数。幸而这些官兵，大半都是死士，虽被冲倒，却依旧在地上滚着，枪刺马腹，刀砍马足。两军混杀了一阵，金兵阵内，又是一声胡笳，便又如风驰电掣而去。杨雄因所部全是步兵，二则恐怕前面还有伏兵，不敢追赶。只一霎时，那队金兵，早已向南面去的无影无踪。

杨雄寻思：“金兵虽去，大队必来。留在这里，若被金兵三面围攻，却得老大吃亏。不如向东北退回临清去，路上有燕青接应，就不怕金兵围困。”打定主意，便传令两队人马，仍旧合在一处，向东北而退。还没到三四里路，忽然两面林子内一声胡笳，乱箭如雨般射过来。杨雄不知金兵虚实，又没准备。先就被射倒了几百人，杨雄自己的坐马也被射倒了，大腿上也中了一箭。杨雄怕的自己阵势先乱，慌忙传令三军，拿盾牌挡箭，只顾向东北走。自己忍痛拔去大腿上的箭，扯一块衣襟，裹了创口，换了一匹马，依旧在前领路。

正走之间，两面全是树木，那路径愈走愈狭，走了一程，金军只在两旁林子内，擂鼓放箭。官军意急心慌，只顾乱走。正走之间，军士忽然又叫起苦来，杨雄也只得勒住马，不容向前。原来前面早被乱石乱木，堵住去路。前面一声胡笳，箭如雨点般的向官兵阵内射来。杨雄只叫得一声“阿呀”急叫军士把木石搬开。军士正待动手，忽然又一阵锣响，前面乱柴树木，全都着了火。杨雄这一枝兵，正在下风头，莫说那火烧的厉害，就是一阵阵的黑烟，也薰的官军不能近前，只得向后急退自相践踏。杨雄约束不住，只得向众军高声喝道：“尔等都是大宋臣民，这正是报答皇上的时候，却怎地怕死？我等现在只杀回

去，夺了城池，杀了那狗贼王全，也出得胸头之气，便死了也甘心！”那些军士，见主将尚然如此，便都发声喊，大叫：“快杀上去，休放了狗头王全！”喊着，便一齐向西南杀回去，虽然被两面林子内的乱箭攒射，却不似先前那般惊慌。只急急的向前走，一个小校头目，却向前禀告道：“那林子内的伏兵，恁地可恶，小人情愿舍了性命，带头本部弟兄，杀入林子内去，却和贼兵拚个死活。”杨雄道：“树林之内，必有埋伏，我们杀进林子去，却好中了他的奸计。我们偏要杀回去，夺了馆陶城，闭城而守，等候援兵来了，却好里外夹攻。”吩咐众兵只顾向前冲杀。看看就出林子，忽然前面胡笳大作，一队马军，直向官军阵内冲过来，杨雄急忙挺枪跃马，上前厮杀，却正遇着一员番将，耳上带着个大银圈，挺枪向杨雄便刺。杨雄气满胸膛，使展枪法，把他迎住。两骑马杀在一处。后面番骑，如澎水涌过来，杨雄后面，全是步兵，如何挡得住？纵然拚命抵敌，早被撞翻了几十，后面的步兵，便不能上前。杨雄便被数十骑番兵困在垓心之中。杨雄性起，顾不得性命，一杆枪，使的似攒花聚雪地，只向那些番将番兵要害处乱刺，番兵纷纷中枪落马，那番将一个疏忽，也被杨雄一枪刺中右腿，翻身落马。那些番兵见杨雄厉害，稍稍向后却退。杨雄高声喊着官兵道：“我们困在此处，迟早是个死，还不快快跟我杀上去！”众兵听了，急忙擂鼓呐喊，奔上前去，离开番骑还有六七十步路，便纷纷用箭乱射。杨难使着长枪，向前直杀过去。番兵阵中，又有两骑番将，冲将过来。杨雄抖擞精神，只顾向前杀去，跟那两个番将，杀了五六个回合，两个番将，俱各回马而走，一个在西边，一个靠东面，杨雄便拍马追那西边的，加上一鞭，那马便如激箭也似的追将过去，只一枪，向那番将背后直刺过去。番兵阵中发声喊，这番将早已中枪落马，杨雄大喜，正在这时候，却不防东面那番将回身连射三箭，杨雄急用枪杆打落一枝，侧身闪过一箭，还有一箭，却射中左臂。急忙咬住箭杆，

将箭拔出，那番将乘着杨雄受伤，早又杀将回来。杨雄却顾不得疼痛，垂着左手，只用一只右手，使着枪，跟那番将死战。那番将兀自敌不过杨雄，只得三个回合，那番将小腹边中了一枪，翻身落马。

番兵见杨雄一连枪挑了他们二员大将，不敢恋战，发声喊，回马退走。

杨雄却不追赶，骑在马上，右手把枪搁在鞍上，撕一块战袍，裹了左臂箭创。回头望着树林的东北那头，兀自火光通红，烧个不熄。因右手提着枪，挂着地，望着那退去的番兵，在月光之下，黄尘之中，早已去的无影无踪。又回头看那自己的军士，大半坐在地上喘息，有的却在裹缚创口，幸而这里两边树林内，并无金兵埋伏，无人放箭，看看天色，约有四更。便对那些军士们道：“番兵虽去，少时必然还来，咱们在这里存不住脚，虽自辛苦，只索杀向前去，夺了馆陶城，才好将息。那些兵士听得杨雄如此说，都一齐挣扎起来道：“今日务要与金兵拚个死活！”一齐发声喊，跟着杨雄就走。杨雄一点未伤的步兵，尚有六七百人，伤的亦有三四百人。因把未伤的分作两队，一半在前，一半在后。受伤的兵夹在中间。刚刚奔出林子，忽然三面都有胡笳之声，无数马队，向官兵冲过来。两面的马队，横冲将来，把官兵冲做几截。那些受了伤的官兵，本就不能厮杀，被金兵骑队一冲，不是撞倒在地，被马蹠死，就早被金兵长枪搠死。官兵首尾不能相顾。前面杨雄被困在核心之中，一看自己左右，只有一百多名步兵，知道大势已去，仰天叹一声，向左右道：“今天是我们报答皇上的时候了，跟我向前，我们杀一个，就抵一个，杀两个，就赢一个。虽然死了，也对得住朝廷，对得住张都总管，对得住父母！”说着，便单伸一只右手，使着枪，几番向金兵冲过去，虽然杀了许多金兵金将，无奈金兵尽是马军，往来灵便。杨雄往那面冲杀，金兵马军，就奔向那面截杀。因此杀了一回，却休想杀得出去。再看西南

方，却有一阵火光，映的半天俱红，正不知甚事。只因东北风甚紧，再加这里正在交战，却听不见西南有甚声响。因猜疑道：“这西南方的火，不知从何而来？若说小乙哥的救兵来了。却该从东北方来，不该先在西南方厮杀放火。若说不是，却怎的又有那一片火光？”又想：“或者是别路官军，在那面阻截金兵后路，因此交战。我只要忍耐得一个时辰，金兵后路断了，欲归不得，必然退去。我却与救兵两面夹攻，必获全胜！”正想之际，忽听得东北又是一阵喊杀之声，回头一瞧，那东北林子内的火，兀自烧得猛烈，却自寻思，这必是小乙哥救兵来了，却杀回去，与小乙哥合兵一处。这般思量着，便率领残兵杀回去。

幸得这面的金兵不多，又是两面夹攻，只顷刻之间，便透了重围，遇见一队官兵，也向这面杀出来。前面一员小将，手捻长枪，向这面冲杀。因在火光下凑上去合兵一处。近前一瞧，方知就是被冲杀了，截在这里，被金兵围住的后队军马。却也只得一两百人。那小将一见杨雄垂着左手，只用右手擎着枪，左右只有数十人相随，十分狼狈，便上前禀道：“杨将军，前面都是金兵马军，决杀不过去。要退回临清去时，又被树林的那一头大火阻住，只得穿过林子，打大宽转，烧过火头，方得回到临清。况且林中草木甚多，不便马军驰骤。我们只要进了林子，金兵马军，不能追杀冲突。里面既有伏兵，也不过是些步卒，我们却可与他对杀，岂不强如与马军交战？”杨雄自思：“我虽不怕死，叵耐兵卒太辛苦了，留在这里，必被马军完全冲散，不如退入林中，步卒杀步卒，还不致吃亏。”打定主意，便合兵一处，冲入林子内去。后面金兵马军，果然不敢赶入林子内，只在后面用箭乱射。

杨雄领着残兵，只向东而走，忽然林子内一声喊，箭如飞蝗，向四面射来，杨雄胸前又中了一箭，却自忍着痛，只顾向东奔走。回头看左右相随的，只剩了一百余人，其余全被射倒。

约又走了里许，林子内全是荆棘，人马俱不能行走，只有一条樵径上，并无荆棘，只得向那樵径上奔过去。忽然轰的一声，杨雄跟走在前面的步兵，全都坠入陷坑之内。接着一棒锣响，忽然又有无数弓箭手，向着后面的官兵，用箭乱射。官兵不能向前，只得向后而退。说时迟，那时快，杨雄知道中计，正待丢了枪，拔剑自刎，却早衣甲全被两面埋伏的金兵挠钩手钩住，动弹不得。连那些落在陷坑内的官兵，尽被拿住。解到林子的南面，只见一员金将与那王全，俱在等候。

王全一见杨雄，便上前作个揖道：“杨将军，你这可醒悟了。大金元帅，念你是位英雄，却不忍杀你，你只快快投降，写信去约卢都指挥，一齐归顺大金，不怕不做了大官。”王全一席话没有说完，杨雄气满胸膛，大喝一声，手脚一用力，顿时绳索断了几股。杨雄手脚一松，便向王全直扑过去。那个王全躲避不及，被杨雄一头撞个正着，头撞头，一声响，两人全滚倒在地。金兵急急上前，待按住杨雄，抢救王全时，杨雄早伸出右手，扭住王全头发，向柱上撞将上去，顿时头破血流，倒地死了。左右金将等上前杀杨雄，杨雄瞪目大喝一声，吓的金将不由退了几步。杨雄就在这时候，一头也向柱上撞将过去，脑裂而死。金兵金将见了，个个相顾失色。

正待回兵，忽报南河渡已被宋兵烧了，现从西南角，沿黄河南岸，倒杀将上来。金兵金将大惊，急急吹动胡笳，拔队都起，到南河渡来战宋兵。原来这烧南河渡的宋军，并非别人，却是浪子燕青。那燕青奉命为后队，领着一千五百兵，来接应杨雄。只见前面火光触天，前面探马报说，前面路上，树林内大火，阻住去路，并闻金鼓喊杀之声。燕青知道中计，急问：“除了这条大路外，还有甚么大路，可通馆陶？”探马道：“沿河还有一条路，只是并没树林遮蔽，容易被人觉察。”燕青寻思：“只有如此，方可救得杨大哥，夺得馆陶城。”便急急着一骑探马，飞报卢俊义，自己领着本部军马，没了火把灯笼，

悄悄的改由沿河一条路，悄悄向馆陶而进。其实这条路，就是黄河南堤的堤上，虽然没有障蔽，地势又高，容易被人发觉。可是在黑夜里灭了火，却还遮饰得过去。不过倘前后遇见敌兵夹攻，腹背受敌，却很危险。燕青因料定金兵估量这条路上，非进兵之路，必然无甚防备，所以反向这条路来夺馆陶。

到了离城三四里路，就是南河渡了。这里是大名府与馆陶交通之处。燕青自己一骑马在前面，远远的就瞧见渡口有许多兵火，火光中隐隐有人往来，知道必是金兵渡河接济之处。急忙传令，预备硬弩火箭，一声喊，杀到渡口，一齐用火箭向岸边渡船及金兵营中乱射。这时宋军站的正在上风头，风助火势，火仗风威，一霎时便烧的金兵大乱。燕青挥动兵马上前赶杀。金兵只有少数守渡口的步兵，如何抵敌，一霎时，便被燕青杀得死的死，逃的逃，不留一人。燕青杀散了守渡金兵，便命快上前夺取馆陶，一则免得在城旷地上，遇金兵马军冲突；二则使围杨雄的金兵知道，回军相救，正好以逸待劳，杀他一个痛快。因吩咐把南河渡的房屋，也一齐放起火来，顿时火光触天，黑夜里，映的河面上，上下俱红。一面却领着本部兵马，迳去抢城。

不料赶到城外看时，城门紧闭，吊桥扯起。官兵拥上前去，城上金兵却把弩箭擂木，向城下乱打，燕青几次冲不上去，忽然心生一计，便分二百兵，攻打东门，吩咐他们：“如金兵杀来，只顾向南门逃走，不必抵敌。”自己却领兵绕到南门去，两面夹攻。不料金兵在南门也有准备，依然用弩箭木石，向城下乱打。燕青仍不能进城，看看却已天明，原来城中金军，留有步军八百，故此燕青一时攻不进。

燕青正待自己舍死冲上前去，忽听得胡笳大作，东门外喊声大震，知道金兵围杨雄的马军，杀将回来，恐怕城内金兵杀出来，腹背受敌，赶忙退到附近树林内，派三百兵，爬上树去，预备弩箭，好射马军。自己却领着拿大刀の兵士，专门滚过去

砍马脚。刚准备端正，东门那两百步兵，早纷纷的逃回来。燕青便命散在各处树林内的人马，一齐擂鼓，大声呐喊。那批人马知道自己军马在树林内，便纷纷逃入树林内归队。金兵马军，也随后赶来。马军一进树林，进退就不甚灵便，更兼伏在树上的弓箭手，向下用箭俯射。伏在下面的刀手，向马脚乱砍。金兵早被射落砍倒了不少，只得喊一声，退出林外。燕青见金兵马军败退，料他们不敢再来，便命本部人马，将旌旗依旧插在树林之内，一面却领着人马，悄悄向林子东北面退出去，预备去会合杨雄兵马，退回临清。不料金兵因杨雄的兵已灭，只有燕青的兵躲在林子内不敢出战。至燕青的人马数目，早有王全告诉过他们，料想一千余兵，有甚作为，便大队向林子外，大宽转兜到树林的上风头去，燕青一行人还没退出林子，那金兵早在上风头放起火来。燕青一见东北角火起，知道不能出去，便依向原路杀出去。一队人马，出了林子，恰好城内的金兵，杀出来接应，双方便杀在一处。随后又有金兵马军赶到，把燕青团团围住，燕青几次杀不出去。

正在为难，忽见西南角上，金兵纷纷乱窜，旗帜歪斜，不知是甚么缘故。暗自寻思“难道卢都指挥救兵到了？可是不会反从西南杀来”。正当猜疑，忽见金兵已向两面奔散，有十多骑壮士，如龙似虎的赶杀将来。为头一骑，身穿绿色软甲，手挥大刀，第二骑身穿青色战袍，手捻长枪，第三骑身穿白盔白甲，手拿方天画戟。那时第一骑壮士，一见燕青，便叫道：“小乙哥，如何在此？”原来是大刀关胜，第二骑是豹子头林冲，第三骑是小温侯吕方。后面是金枪手徐宁、九纹龙史进、青面兽杨志、神行太保戴宗、百胜将韩滔、天目将彭玘、赛仁贵郭盛、混世魔王樊瑞、枚臂哪叱项充、飞天大圣李兗、白花蛇杨春、打虎将李忠、小霸王周通、没面目焦挺、金眼彪施恩等一行兄弟，火杂杂地杀将进来，不觉大喜，忙道：“各位兄弟，有杨雄哥哥，被困在东北树林子内，我们快上前救他去！”说

着，就在前领路。关胜等一齐上前，领着千余步兵，杀向东北而行。金兵也不敢追赶。

关胜等正走之间，忽见前面尘头大起，只不闻呐喊厮杀之声。关胜急令排阵势，闪在两边，自己立马横刀，带领众兄弟，准备厮杀。因燕青厮杀了一夜，叫他只在后面押住阵脚。林冲用枪尖指着前面，对关胜道：“这来的不似金兵马军，要是马军，必有胡笳，并且决无如此缓慢。”关胜道：“俺也这般想着。却等近前，再作理会。若是步兵，更不够我兄弟们一顿砍杀。”不多时，那支人马，渐渐来近，却打着官军旗号，那官军见这面有人马阻住，便也扎住阵脚，布成阵势。旗门开处，一员大将鞭马而出，却是卢俊义。关胜等十八位豪杰不由大喜，急忙上前叫道：“卢俊义哥哥，小弟等在此！”卢俊义一见是关胜等各位兄弟，急忙下马相见，关胜等也一齐下马。卢俊义便问：“小乙哥何在？各位贤弟见了没有？”关胜急忙着人去通知燕青。不料燕青见了前面来的是官军旗号，早已拍马而来。到了卢俊义跟前，便下马问道：“杨雄哥哥被围在林子内，不知……”卢俊义叹口气：“不必说了。他已在一个破庙内，自撞而死。”关胜等急忙问情由，燕青约略说了一遍，各位豪杰，俱各啮牙切齿，痛恨王全，都要杀到馆陶，拿住他报仇。”卢俊义道：“王全已死，无用追究。只是一层，敌兵既已杀了杨雄兄弟，必料我们退回临清。我们正好趁他们无备，夺了馆陶。”关胜道：“兄弟愿去夺取馆陶。”其余各位豪杰，也各争先要去。卢俊义道：“馆陶小城，况又被燕青兄弟烧了渡船，金兵接济不便，易于夺取，不必各位兄弟同去。临清乃我根本之地，韩滔、李充、杨春、李忠、周通、燕青六位是贤弟，可火速回临清去，以便主持军务，防金兵乘虚来攻。城上现仍张着我的旗号，使金兵猜测不定。”韩滔等六位兄弟，领命而去。

卢俊义、关胜就把所领五千兵马，分作五队，关胜、史进、戴宗领第一队，林冲、吕方、彭玘领第二队，徐宁、郭盛、樊